

茶山游园

■万小英



【闽都新谭】



熊宏娇/图

到了福州连江,车开始盘旋上山。长龙镇就在海拔380多米的长龙山里,这个全县海拔最高的乡镇有“云上茶乡”之称,处处皆茶山。

福建茶山很多,但与别处不同的是,长龙思考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茶山就在那儿,游人的距离多少是好?通常来说是远观,一垄垄、一排排的茶树依山而生,就是好景;偶尔也近玩,偷偷钻进茶树丛,模拟采茶,抚枝弄叶。这两种方式都不错,但也有不足。太远看的是平面,脑海只留一幅画面;太近则会一叶障目,且易损害茶树。

与茶山相处,有没有一种既不太远也不过近的方式,可以从容地看见她、发现她、记住她呢?长龙提供了一条大胆的路径,将八九座茶山用五六公里长的休闲绿道连起来,由此形成一个大型的自然公园,这就是“茶山文化公园”。对于城市中长大、见惯了公园假山的我来说,茶山公园由此有了一抹奇幻色彩,在深山乡村,山林被招进了人类的园子。

茶山,不再只是山野,不再只是风景,不再与人相对,在这里,她成为了一种生活,一种亲密又不失自由的互动,人与茶山融在一起。

木拱廊桥跨溪而立,一端连着小镇,一端通向茶山。公园没有大门,这就是入口——“长龙茶山文化公园”锁在桥额。苍黑色的廊桥古色古香,翘檐如燕,廊屋通道大概有五六百米,仿佛一篇长长的欢迎致辞,向人发出邀请。

老林已是中年,但健步如飞,他说每天下班后都会到公园走一圈,但今天我不能走这么快了,怕我跟不上。“林主席,慢点!”我喘着气说。老林是长龙镇人大主席,叫林芳新,也是这个公园创建主导者之一。

小径是有颜色的,这段湖蓝,那段淡黄,还有七彩的彩虹梯,它们就像随山势舞动的彩练,让四季皆翠的茶山明媚活跃。草木也加入了舞蹈队,公园沿路种了山樱花、梅花、小叶枫树、无患子、银杏树等,春季观花,秋季观叶,四季有颜。

在山坡的拐角,我的眼前一亮:一把巨大的紫砂壶腾空而出,倾斜四十五度角,茶水如瀑,哗啦啦倾入大瓮般的紫砂杯中……循环往复,茶饮不息。这颇为壮观的雕塑,演绎着茶的行为艺术;这永不停杯,也寓意着这里的茶生长无穷尽。

当我在一个山头看到黄灿灿的秋千乐园的时候,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两个女孩在里面玩,一个坐在圆环形的秋千上,一个在木梯摆渡上行走。正前方有一架十几米高的秋千,如果荡起来大概会飞到山外。我的童心生起,坐在上面,老林推了一把,风和山顿时荡漾起来。路悄悄地引我们下了这座山,经过

一座铁架桥,到另一座山去。老林说山谷如果没有桥,会很陡,不安全,所以公园搭了好几座桥。这座桥惊艳,淡黄桥面,二十多根红褐色的铁条排列,在几十米高的天空交织成半椭圆穹顶。过桥回首,在翠绿山林里,在蓝天白云下,只见它们如一颗颗褐红色的心,层层相叠——而我们,从心穿过。

我再次想起刚刚在秋千乐园里的那个想法。当在山头遇到月亮天梯的时候,我确信了它——彩带般的路,四季的花,黑色的茶壶,黄色的秋千,红褐的心桥,还有这纯白的月亮天梯——这个公园是在满山茶树的青绿底板上,添上了更多明亮的色彩。老林说,茶山文化公园的设计主题就是“云上茶园,彩色芬芳”,怪不得!

走上去,去摘那轮皎月吧,月亮天梯很有一种圣洁的氛围,多么适合拍婚纱照!老林证实了这点,确实有很多新人来这里留下幸福的身影。

老林是土生土长的长龙人,对家乡充满感情。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如何助力连江打造生态旅游新城?他与书记、镇长经常在一起商议。大家都认为茶山是长龙的最大特色,开发茶山,树立鲜明的旅游形象是必由之路。茶山文化公园作为风景地标,2018年开始建,目标是打造成集畚族风情体验、茶园观光、休闲品茗、登山健身、茶事体验、风光摄影、观星露营、山地自行车比赛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综合性旅游区,公园目前已投资1600万元。

我暗自为茶山庆幸,这些点缀其间的景点,并没有破坏茶山的自然美。在山头,照片已经聚焦好了,与人齐高的相框里,郁郁葱葱的梯田茶园也准备好了。她在等着你进来合影,相机按一下,将她带走。

爬山的妙处,不仅是眼前有景,转身远眺,山外的景色更触动心灵。

站在观景平台,视野开阔,长龙镇尽收眼底。长龙地名由来,有人说是这里山脉如一条长龙,也有人传说古时有一条龙经此出海。窝在山里,可以想象山路没有修建之前,长龙人出去一趟有多么不容易,要靠双脚一步步踩过泥巴和碎石,走到县城要两个半小时。谁能想到,曾经的贫困乡,现在建设得有模有样。

一眼望去是密密麻麻的房子,与其他乡村不同,这里的农家房子是排列整齐、紧密的,如同山上的茶树一般。村民开门见茶山,不,可能会先看山脚下的田地。从山上看,田地被分切成错落的方块,水汪汪的是茭白地,土黄色的是稻田,绿油油的是菜地……

那是什么?我指向镇子,老林侃侃解答。现在知道茶山文化公园的“文化”所指为何了,就是他们概括的“五色文

化”,即绿色茶文化、红色革命文化、青色畚族文化(畚服以青为主)、蓝色侨文化、金色宗教文化。

这时,老林指着右方的远山说:“看到了吗,那是可门港!大海在那里。”我定睛凝视,山峦之间有些蒙蒙的,看不大清。老林说有雾气,天气好时可以看到。这是真的,我后来在炉峰顶上很清楚地看到了港口,还有海边的马鼻镇、透堡镇。

我的视线落回遍山茶树,空气里仿佛有淡淡的茶香。如果有机会再次来到长龙,我一定会在茶山上,只是安静地坐着,与茶树相对,仿佛独自拥有了这整片的山。

东边的山上远远地传来机器的“突突”声,原来是在机采茶叶。只见一垄茶树丛,有两人端着机器的两头,各在两侧,机器拂过茶树顶尖,长出来的新绿茶叶就被卷入……老林说,这里茶叶一年采五季,除了明前茶是人工采摘,其他四季都是机采。

茶树看着都一个样,但其实有不同品种,适合做不同的茶叶。老林介绍说,这里最好的茶树是梅占,还有福鼎大白、小白、金观音、福云六号、毛蟹、金牡丹等十几种。

长龙栽种茶叶有400多年历史。云雾山中出名茶,这里山高雾重、日夜温差大、土壤肥沃,非常适合茶叶生长。早在1911年长龙“鹿池”绿茶还获得国际巴拿马银奖。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长龙并没有大力发展茶叶种植,改革开放前只有集体茶园1200多亩。现在不同往日,茶园已达2.36万亩,茶叶加工企业20家,年产干茶6500吨。长龙镇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产业系统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农业组织的监测点。

目前长龙近1.3万人口,大部分年轻人在外务工,常住人口只有四千人,茶园主要由留守的父母打理。不过好在种茶的劳动强度不算大,冬天修好边,施肥肥,大部分时间就是等待茶树吐芽……而采茶可请人,制茶有企业。老林说,种茶收入还可以,而且茶山文化公园现在也吸引了游客来旅游打卡,他们会买茶叶,还有其他土特产,还会订民宿避暑,这些都会带动村民提高收入。

我们继续往上走,到了公园最高的山,海拔450多米。三名工人正在摆弄一个大圆环,老林说到时候会放一架脚踏车,人到上面踩路,测试脚力。我哈哈大笑,爬这么高还要面对挑战!这显然不适合我,旁边两个黄色呐喊筒可能是为我这样的人准备的。

嘴巴凑过去,喊什么?眼前连绵的茶山,那一垄垄茶树忽然好像就是人的指纹,箕形纹、斗形纹、弓形纹……还微微带着人的体温。我深吸一口气,对着喇叭向茶山大喊——“你好!”

五月的霞浦

■吴伟平

看望霞浦,我选择五月海水,眷顾这属于东海的季节它们在我的脚腕轮番争让下尾滩上的霞光搅顶每一滴的退去,都剪不断

青、黑、赤、黄四方顽石
向着我殷勤点赞
阳光、沙滩、古宅、渔船
岛上的渔家好客
把来来回回的都当作诗人

诗歌海岸,诗词从我眼前
逐浪而来,海风抽干苦难
浮屿点点,能在这海上江湖诵吟
大海如昨,无边无垠
夜光杯照,正为我频频举邀明月

泸沽湖畔

■唐辉

赴一泓清水之约,从东海之滨走向云南高原,沉重的脚步满载沉醉的视线

格姆女神山以柔美的卧姿,守护一水柔情,不知今夕何夕。

木槽船,软乃声,波心荡。不急不缓的橹棹,一桨一桨摇进游鱼的梦乡,摇进水鸟的呓语,摇进一个古老的习俗。

天蓝,水蓝,心蓝。
一场篝火,牵起姻缘的双手,掌心传递倾慕的欣喜。

时针跳动,几分羞涩,几分焦急。心扉开启,期待一个矫健的身影,乘风而来。

心儿跃上夕阳中的快马,花楼的灯盏已经点亮。双手托起水中的月亮,来吧!让我们把月色揉进苏里玛酒。

泸沽湖畔,摩梭人把习俗的化石一一擦亮。

【诗 歌】



烧焦的米饭

■鲁力

近日,同学黄君从多伦多回来,十几位同学相聚请他吃饭,回忆起一年前我们到多伦多旅游时,黄君热情招待的情景,大家至今历历在目。记得离开多伦多那天,黄君开车赶到旅馆,从后备箱拿出两只烧鸡、三只帝王蟹,还带有余温。这是他一大早就起来,精心烤制的美食,带给我们路上吃。

老年人相聚,除了说如何保健,就是历数陈年往事。黄君谈起如何烤制烧鸡,引起陈生回忆小时候因烧焦了米饭而受罚挨饿的经历:七岁那年的一个傍晚,他正在家里烧饭,邻居孩子叫他一起去游泳。当时锅里正煮着饭,他自作聪明,塞进一大块柴火,让它慢慢烧熟,然后就跑去游泳,等爽够了回家,饭全焦了,被妈当场臭骂一顿。“家里重新煮好了饭,一家人上桌开吃,那晚我站在旁边挨饿。”陈生记忆犹新。

儿时,挨骂被打,是大人教育孩子家常便饭。年长的王兄说道,你只是挨骂挨饿,我可是实实在在挨过打。一个周日,我刚学会骑自行车。几个邻居一叫,骑车去逛街。我们一口气从城里骑到仓山,在仓山公园逛一圈后,骑车往回走。从山上下来,都是下坡,车速越来越快,刹车都刹不住了。一路狂奔下去,风呼呼地从耳边吹过,当时确实有点害怕,好在那时汽车不多,总算安全下山。回到家里,父亲黑着脸叫道:“过来,脱裤子,转过身,趴下!”然后就是一顿鸡毛掸,打过之后,屁股疼了好几天。

巧合说,昨天真倒霉。福州酷热,气温升至38°。早上在家开了空调,在家发微信、看电视,甚是惬意。吃中饭,老婆说,还要开空调午睡,那么浪费电,不如去商场逛逛,吹下冷气,找个地方休息一阵,等太阳下山,天气凉爽了再回家。于是,夫妻俩打扮一番,施施然,手牵手,去附近的商场逛起了商店。累了,在商场边上找张椅子坐下,吹个冷气,打个盹,眯了一个小觉。不觉太阳下山了,天气也凉了些。两人心满意足,蹭了浑身的冷气回到了家。结果,到家一开门,一股凉气扑面而来,两人顿时傻眼了——原来出门时忘了关空调。

游姐说,跟我比,你的损失算是小的。上个星期,我去老年大学上课,出门时,拿起垃圾袋想下楼去扔掉。见到垃圾桶,我顺手把手中的袋子丢了进去,接着走到巴士站等公车。等车子到时,我上了车准备刷敬老卡,结果一看,手上提的是垃圾袋,原来把装着手机、钱、身份证、敬老卡的随身手袋丢进了垃圾桶。我气喘吁吁回到垃圾桶,在臭垃圾中翻了个底朝天,却再也找不到手袋了,于是跑到派出所、电信公司去挂失,补办证件、手机销号。

饭桌上,一群两鬓斑白的“少男少女”说着、笑着、喝着、争辩着,开着玩笑,互相揭短,大声调侃。那天正是夏至午时,午后阳气最旺,喝一杯全阳茶,扶阳通气。夏至的艳阳发出炙热的白光,射入窗内。室内的空调轻轻吹去燥热,满屋的茶香与茅台酒香混合出一种静谧氛围。在茶与酒的陪伴下,我们沉浸在宁静与和谐之中,感受那份同窗的美好。

【百姓茶摊】



馆读荔枝红

【风雅闽都】



现,把连江县的人类活动历史推向了五千年前,可以说,馆读是连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馆读村原名乌山境。相传南宋庆元四年(1198),朱熹为避“党禁”,在连江丹阳宝林寺隐居讲学。朝廷得知朱熹继续讲授“伪学”,派兵捉拿。朱熹得到消息后,遂往透堡方向逃命,先经长龙,后越透堡岭,一路狂奔。当他行至透堡镇凤溪时,遥闻乌山境传来朗朗书声,见此村山清水秀,学子“寓读于馆”的情景,无比喜悦,认定此村必有作为,遂决定在岭头坪设馆讲读,传道授业,并将乌山境改为“馆读”。自此,馆读村名沿用至今。

这个传说载于清康熙年间馆读秀才陈群编纂的《陈氏族谱》中,文曰:“本家乃福建福州府连江县伍贤乡保安里馆读铺,于府为首,于县为中乡,与鲤溪合为一墩,府有十县,其分野因革叠载。及县编户四十二图,图有十甲,保安里分一二两图,吾家乃保一图七里,居乌山之西十里,去县治廓北六十二里也。始为乌山境,继有读中秘书于馆,改名馆读。又云:晦庵朱文公(朱熹)避谤到连,寓凤溪、延游一带,闻有书声于馆,故以馆读称之。”

馆读村北面西高东低,南面东高西低,炉溪水从后门仑山从西向东绕过岐尾坪后,由东往西流入炉山下洋里,经过村前。山有情水有意,遂形成“未丙水绕西,代代出富豪”的风水格局。朱熹是堪舆大家,为保证馆读村世世代代繁荣昌盛,人才辈出,他带领村民于村东村西挖掘日月双井(至今尚存)。800多年来,这个富有“书卷气”、神圣美好



连江县馆读村种植“状元红”荔枝,还得从连江县著名典故“舍官卖言”讲起。“馆读”繁体字为“館讀”,“館”字是由“舍”与“官”组成,“讀”是由“言”与“卖”组成。“馆读”,就是“舍官卖言”之意。明天启年间,先贤陈尚华、陈尚贡中贡元后分别在广西、广东为官,当他们回乡探亲看见儿童读书困难,毅然决定回村办学。他们“舍官卖言”,成为连江县一个著名的典故,也有传说是馆读村名的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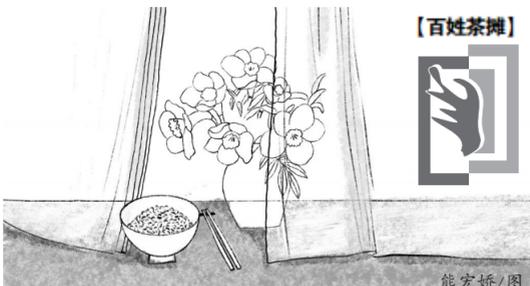
据考证,“状元红”荔枝于明朝初年由莆田被引种广西,由于色红皮薄、个大核小、汁甜味美而大受欢迎,广为种植。陈尚华感念家乡,从广西凭祥辞官回乡时带回一棵“状元红”荔枝种苗,精心培植繁衍,现在馆读村那一片郁郁葱葱的荔枝林都是这棵荔枝种苗的子孙后代。历经400多年,荔枝苗成了“荔枝王”,依然挺立在馆读观音岭荔枝公园的最中心位置,四周是百棵百年以上荔枝树拱卫。

馆读村百年以上荔枝树现存302棵,占地200多亩,主要集中在后门山荔

枝公园内。400多年来,世世代代的馆读人保护好自己的长辈一样精心呵护着这片荔枝林;荔枝林像慈祥的长辈一样,年年报之以蜜露。人树依依,世代彼此相伴,早已超越了物种隔阂,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

来馆读品尝甘甜荔枝时,一定要参观游览这个具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古村。在这里,你可能发现连江百余座古村落中,数馆读村的村名最具书卷气。在这里,你可以领略到闽东地区耕读文化的传承历史;在这里,你走进了民间文化生态的“博物馆”;在这里,你会发现馆读村是福建乡村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馆读村位于“七十二福地”的炉山脚下,古时村口是罗源湾海域,经长期淤积成陆。在金鸡座地方地层中尚有堆积牡蛎壳,至今犹存崎坪尾、墩埭的海上地名。1987年,市县文物普查时,曾发现有青铜器时代陶瓷文物。2015年初,省考古专家在馆读村的黄岐屿小山丘上发现了贝丘文化遗址,经考证这是新石器时代一处古人类居住遗址,与闽侯县石山文化为同时期。馆读贝丘文化遗址的发



熊宏娇/图